
瘦腰：大众媒介、政治博弈与近代男性形体审美的变迁

许静波

【摘要】近代对男性腰腹形态的审美体现了不断“瘦化”的趋向。圆腰大腹为传统国人眼中的男性之美。而在近代开埠以后，注重身体矫健的西方人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在民国早期的军国民运动中，多有论革新国人身体以救国之说，大腹肥硕成为贬低的对象。其后，瘦腰具有两条发展趋向：其一为时尚路线，近代引入的西方电影、健康观念和健美体育引领了都市身体审美。其二则为政治路线，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将“肥胖”等同于富人，从而形体也具有政治的意义。

【关键词】瘦腰；身体审美；军国民运动；大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5—097—11

【作者简介】许静波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215123

发生在身体上的演变，不仅彰显了社会审美的变迁，更蕴含着政治博弈与经济诉求。中国近代身体史的研究曾被包含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的领域之中，诸多学者对属于女性身体变迁的“放小脚”和“天乳运动”有深入的研究，而对于男性身体则主要关注晚清“剪辫子”风潮背后的政治革命话语。^①近代以来，身体发生的变化是全面性的和突破性的，相对女性，男性身体的变化没有那么突出，但是也有相当的细节值得探讨。

在今天的中国，紧致的腰线、劲瘦的腹肌被认为是健康而青春的男性形体，具有正向的审美价值，然而“瘦腰”体形其实并不切合国人传统的男性形体审美观。腹部略鼓、腰肢粗壮、体形富态才是中国古代所推崇的男性身体形象。近代中国男性形体审美经历了一个不断“瘦腰”的过程，而此现象并不能孤立地视为体育或者美学方面的结果，正如黄金麟在探讨1930年代风行的“模范生”言论时所说：“它（模范生言论——引者注）必须被置放在起自清末以来的一系列国民改造论述来观看，才能评定它的价值与重要性……使我们对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演变，特别是国权（sovereignty）观点的诞生对身体造成的深远影响，有正确的评估。”^②

① 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渤海出版社1997年版）较早审视身体形象巨变背后的时局激荡与政治博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制造共和国：民初政治仪式与符号（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中指出“剪辫”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共和工程的一部分，是旧日臣民成为共和国民的标志。而侯杰、胡伟《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则将辫发作为特定历史符号，全面梳理有清一代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称晚清天足运动并非一条直线的历史进程，而是展现了时间、感情和时尚之间徘徊、游移和摆荡的复杂动态。杨兴梅《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则以官方参与反缠足运动为例审视清季官绅权力的调适与再分配问题。王海鹏《〈万国公报〉与天足会》（《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和郝先中《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都关注传教士与近代女性“天足运动”的关系。刘正刚、曾繁花《解放乳房的艰难：民国时期“天乳运动”探析》（《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5期）探讨继“天足运动”而起的“天乳运动”是一场在“强国保种”逻辑下以男性为主导推行的身体革命，身为运动主体的女性并没有太多主动权，且在传统势力的阻碍和媒体的片面鼓噪下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执行效果。

②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传统中国,大众传播更多以口耳相传、庙会集聚、节日庆祝等形式来进行,文字传播更多集中在精英文人和上层社会。清末以来,由于近代都市的出现和识字率的提高,报刊、电影、书籍形成了大众媒介的主体。然而,虽然诞生了《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全国性的报刊,覆盖的读者群依然有限,遑论地方性的报刊或者专业性的报刊,所以各报刊往往较为务实地围绕自己读者的需求来展开内容。在下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三类报刊:晚清维新革命类报刊,虽有大众媒介的形式,但主要针对上层社会,风格更近古典传播;近代都市时尚杂志,面向新兴起的都市白领,借助电影海报、健身明星等形式与符号明确表达商业诉求;中共早期政治类报刊,以阶级冲突的形式唤醒工农民众。

作为近代国民身体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瘦腰”的观念在这三类报刊中都有或隐晦或鲜明的体现,虽然各自秉持的目的不同,但最终殊途同归,塑造或者说规训了新时代的男性标准身形。“瘦腰”之史,可谓检视近代文化与思潮发展的一面镜子。

一 东西激荡中传统男性形体审美

除了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时期外,各朝各代对女性腰腹的审美基本是以细瘦为美,而对男性腰腹的描写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肥厚”为美。

在传统中国,人体态丰盈或身体发胖,可称之为富态(或富泰、富胎),乃一种恭维的说法,显现其人生活富足有地位,如《金瓶梅词话》第31回“众人睁眼观看,官哥儿穿着大红缎毛衫儿,生的面白唇红,甚是富态。”^①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1回中讲某骗子把落魄樵夫介绍给富户张百万,号称樵夫有帝王之相,张百万将其招了女婿,“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预备登极,买了些绫罗绸缎来,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在张百万家中被好生供养之后,“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腰圆背厚,穿起了龙袍,果然好看”。^②在时人心中,瘦人穿龙袍犹如“沐猴而冠”,“腰圆背厚”才是有德有福之相。



图1 古今杜甫像对比

图片说明:左图为《历代古人像赞》,右图为蒋兆和所绘。

历代绘制唐代诗人杜甫的画作众多,最为今人最熟悉是近代著名画家蒋兆和于1959年绘制的

① 兰陵笑笑生《本金瓶梅词话》太平书局1982年版,第813页。

② 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58—459页。

《杜甫像》^①画中的少陵消瘦清癯,然而这却是现代审美观念的体现。明弘治十一年(1498)的《历代古人像赞》是现今所见刊刻时间最早的版画人物肖像画集,其中的杜甫形象则是一副富态的样子。^②

与文人相似,古代武将的绘像多以腰腹肥厚表现胆气粗壮。明清演义小说多附绣像,大腹凸肚是武将的标准形象,《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中梁山诸好汉绣像皆是大腹便便,粗壮如孕妇,^③即使是以俊秀闻名浪子燕青,竟然也是一个大肚脯,直如该书对鲁智深的描写——“腰阔十围”。^④

传统武将膀大腰圆的形象有武学理论的支撑,传为张三丰、王宗岳所著的《太极拳经》云:

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能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然。^⑤

腰部是人体发力的枢纽,腰力要壮,方才运转如意。肥厚的腰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和抗击打的缓冲力,对于真正的武将非常重要。

在传统社会,由于饥饿与营养不良普遍,人们习惯将体现不缺乏食物的“粗腰”视为美好的象征,而西方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则近至改革开放之后,民众免于饥馑之苦,才会反向追求“瘦腰”,正如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讨论女性的身材所说“在经济困难时期,社会食物供应都成为问题,人们都饿着肚子,苗条的妇女就不如丰满的女子更吸引人。只有在富足的年代,人们则认为苗条的女子更迷人。”^⑥

西方文明在古希腊时期就特别重视人体的力量之美,传世的雕塑作品如拉奥孔、掷铁饼者都拥有虬结的肌肉与坚实的腹部。对腹肌的崇拜体现在了军队铠甲之上,遂出现模拟坚实腹肌形状的肌肉甲,极为彰显雄性的力量感。中世纪的板甲全身铠虽然造型各异,但是为了分散盔甲的负重,在造型上尽可能贴合身材,通过立体剪裁,收腰彰显肌肉感。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极为推崇军装,窄衣瘦腰,劲健挺拔的风格影响了全欧军服的设计。自此,古罗马式的宽衣型服装文化遂转化为日耳曼人为代表的窄衣型文化。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全球殖民浪潮兴起,西方式的身体观念也传播到欧洲之外。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式男性身体审美观受到了西方理念的强烈冲击。

《点石斋画报》记录清末华洋共处的上海社会,其中多有瘦腰的西方男性形象与国人对比。“猪胎志异”局部图中,洋人虽然背身,但是有明显的腰身,而其右侧的两名中国男子,一年长,一年轻,却都腰腹痴肥。^⑦“西人跑纸”记录了洋人赛马事,旁观华人的腰腹与纵马的洋人有鲜明的对比。^⑧同样是运动演练,“操练技勇”中华人兵卒虽然也短打扮,扎腰带,但腰带之上的赘肉甚多,明显膘肥体胖。^⑨

当西方人用枪炮和绝对的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时,中国人也在关注着这些打败自己的对手。崇尚运动的西人腰肢的矫健开始警醒国人。只是直至甲午战后,学习西方式的身体管理与建设才成为流行的观念。

① 蒋兆和《蒋兆和作品全集(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② 朱天然赞辞,无名氏绘《历代古人像赞》,明弘治十一年刻本,取自《人物图像数据库》。

③ 施耐庵《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金圣叹批注,民国23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贯华堂石印本,据后附录叶德辉《宣统二年题记》考证,称“此册画像如生,刻工尤为精妙……要非明人能手,莫辨一技之传”,原本当为明刊。

④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⑤ 张三丰、王宗岳《太极拳经》,乾隆抄本,转引自林俊岸《太极拳经考(二)》,《武当》2015年第12期。

⑥ 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亲密关系》,王伟平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⑦ 《点石斋画报·丙集》,点石斋石印局清光绪本,第30页。

⑧ 《点石斋画报·丙集》,第35页。

⑨ 《点石斋画报·乙集》,第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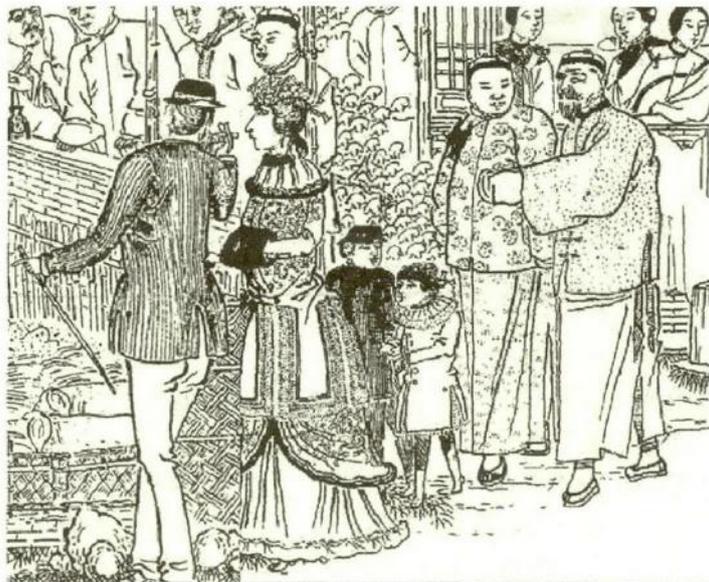


图2 《点石斋画报·猪胎志异》

二 为国瘦腰: 军国民运动与近代学校体操教育

杨念群在审视近代医学观念演变中发现,早期医学传教士普遍认为“中国人的疾病是没有建立类似基督教西方世界那样的道德秩序的一种反映。因此,身体患病实际上暗示着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的丑陋和低下正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只有通过灵魂得救,才能真正治愈身体的疾病而得到新生”。^①这个逻辑将身体的状态和思想的优劣联系起来,即身体病孱,则思想沦恶;身体健壮,则思想精进。挟坚船利炮战争胜利之威,此逻辑在中国大行其道,“东亚病夫”一语的流行就象征着身体与思想的二重病态。而反过来,亦形成一种共识:如要拯救国人的思想,从身体入手乃是一条重要的路径。

如果说《点石斋画报》仅仅是客观展示华人洋人腹部的差异而没有进行道德评价的话,那么随着日益深重的外敌入侵与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特别是在甲午后救亡启蒙成为时代主旋律之后,大众传媒上喧沸的废止缠足、军国民运动以及学制变更等一系列社会思潮,都将中国传统形体视为“丑”与“弱”的象征,希望通过改造国民身体,达到新民强国的目的。

1902年,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一文,呼唤尚武之魂,开启了近代军国民运动的思潮。在文中他感叹道:

堂堂中土,欲求一肮脏丈夫如东西各强国之所谓国民兵者……岂可得哉!生理学家谓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儿,且疾病嗜癖亦流传悠远。祖及其父,父及其子,子及其孙,孙及其玄孙以及耳孙,代代相承,靡有已时。由是观之,中国人口逾四万万,其无疾病嗜癖之人,必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观当代,默究吾国人之体魄,其免为病躯弱质者,实不数数靓也。^②

中国古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礼法成为了个人身体与国家意志之间的缓冲,“丁忧”显示出个人身体并非从属于国家,蕴含国家意志的“夺情”在传统士大夫语境中是极为负面的存在。近代军国民运动则把个人身体的优劣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国家强盛,军事有力,国民必须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国家规定的训练之中,变成同一种“雄健”的模样,身体强,则思想强;二者强,则国家强。在蔡锷的论述中,身体的形态从此具有了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此后,蒋百里、梁启超、杨度、

^①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3期。

蔡元培等知识分子继续鼓吹军国民的意义,要求军事化国民身体,以挽救国家危局。这种体魄强健的国民也就是梁启超后来所谓的“新民”,亦即在身体与思想上的二重更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国民运动主要学习的对象德国战败。军国民作为一种思潮破产,但是在新文化运动鼓吹公民自由与自治的思潮中,个人对身体的管控依然被强调,而管控的目的则是通过强健身体,澡雪精神,而救国救民。身体作为国家效忠者的身份被固化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军国民运动对于国民身体的描绘以“弱”为主。如蔡锷云:“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①陈独秀亦感慨道:“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这样柔弱的青年人,“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勦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②

宋代以来,体魄勇健成为贬义词,循规蹈矩的文人气象、大腹庄严的官威成为审美的主流趋向。蔡锷论各国及中国古代体魄,则多用“勇”“健”“强”“壮”等此语,虎虎有生气,显示出一种审美上的变革趋向:

《军国民篇》中论及各国及事迹中的体魄

国家或事迹	论 述
斯巴达	遍国皆健男
德国	魁杰雄健
斯巴达之雄霸希腊,罗马之峙立欧洲,蒙古鞑靼人之横行东方,日尔曼蛮族之战退罗马人种	坚壮不拔之体魄
欧美民族	魄力雄大
日本	勇壮活泼
(中国)古之庠序学校	练其筋骨,而强其体力

作为身体孱弱无能的标志,“富态”被赋予负面的评价,成为需要被改造或者消灭的对象。“鸦片烟鬼杀、小脚妇杀、年过五十者杀、残疾者杀、抱传染病者杀、**身体肥大者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③这段文字出自冷血的武侠小说《侠客谈·刀余生传》,1904年首刊于陈景韩主持的《新新小说》,其中有所谓“二十八必杀”之说,实际上就是列出了二十八种国人需要去除的病态,“身体肥大者”被列为第六杀,与“躯干斜曲者”“骨柴瘦无力者”“目斜视或近视者”“齿色不洁净者”等身体有缺陷者并列。

毛泽东早年也特别重视身体的锻炼,1917年曾著文《体育之研究》,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著名观点,在文中指出身体对心理的影响,“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④此处的“肌肤缓弛者”与“肢体纤小者”相对,其义与胖相近。

军国民运动推动西方式的“雄健”代替“富态”成为中国男子审美的主流观念,并引领日后诸思潮追寻“匀称”“野蛮”的身体之美。

怎样让那些身体孱弱的中国人走向强健之路呢?在华外国人将“体操”视为一剂良药。西人华克尔在上海英大马路青年会特别聚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士大夫认为体操之举有失体统,却不知道

①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3期。

②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1915年10月第1卷第2号。

③ 冷血《侠客谈·刀余生传》,《新新小说》,1904年第1卷第1期。

④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

“若不习体操,形体臃肿,精神腐败,事事落人之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所失之体统,将不知若何也”。^① 日本人辻武雄在《支那教育改革案》亦称“支那子弟身体多弱,宜主课体操,则身体健康而心神活泼”。^② 在学校教育中加入体操课程,成为时代的风尚。

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上《奏办山东大学堂折》中就将“体操”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每日课程,白昼以八点钟为限。分五点钟习西学,两点钟习中学,一点钟习体操”。^③ 学堂附设一体操场,要求学生每日下午功课之余,均需在西学教习中所派的督操教员监督下练习柔软体操、器具体操直至兵式体操。^④ 康有为《大同书》论大学教育,认为“大学亦重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壬寅癸卯学制改革中,官方发布的《奏定高等小学章程》中明确提出体操的“要义”是“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四支动作敏捷”,^⑥虽然没有直言“瘦腰”,但是腰腹肥大应该算不上什么“均齐发育”。而在壬子癸丑学制改革中,教育部1912年所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也认为“体操”是要“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⑦ 当然,从整个教育环境来说,胖到需要减肥的学生其实只有极少一部分,大多却是营养不善导致的瘦弱。但至少在教育观念上,腰肢粗壮的学生已经不被认为具有良好的形体。这些体操教材都希望通过以加强学生肢体灵活、柔韧与平衡的方式磨练意志,使其成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式人才。

其实对于身体的改造与管理不仅仅风行于晚清中国。19世纪后半叶,是世界各大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国力之争是民族国家竞争的核心,而“人”则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基础。所以,知识普及、人口统计、卫生管理、军事训练以及礼仪教化是各国强化国民身体规训、实现国势竞争的基础。“瘦腰”背后是19世纪各国间风云诡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竞争的惨烈与焦虑。

看起来居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几方似乎都在强调“雄健”的观念,作为革命党人和维新立宪派,鼓吹此观念可以在政治道义上占领高地,把清廷的统治视为国人孱弱之源,借千钧一发的国际竞争困局号召改革或者革命。而清廷虽然有一些实际的举措,但并未换来相应的赞许。指导思想的缺乏,实际践行的艰辛,以及国势困顿下社会整体营养水平的低下,导致清廷在这场以“形体”为战场的政治博弈中,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输给了“鼓吹者”革命党人和维新立宪派。

然而,正如康有为号召禁止妇女缠足不过是将妇女工具化,认为裹脚会导致中华弱国弱种,^⑧军国民运动即使呼吁民众注重身体健康,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国家培养可用之兵源,成为救国甚至争霸的工具。只是,此时的瘦腰观念隶属于军国民运动的一个不成形的分支,发布于报刊上的争论也很难化为实际,学校教育强制性的课程,亦未成为真正的审美观念。近代都市尚处滥觞,市民阶层有待形成,呼吁瘦腰的文人们自己还是大腹便便,更如何加之以民众呢?

三 从政治到时尚:瘦腰成为一种美

民元以后,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大城市已具近代都市面貌,白领市民阶层逐渐形成,这一阶

① 《广益丛报》第九号,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转引自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② 《教育世界》第3册,辛丑年五月上,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③ 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学校”上,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7页。

④ 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学校”上,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9页。

⑤ 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5“学校”上,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167页。

⑥ 《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1—21页,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7页。

⑦ 《教育法规汇编》第五类《普通教育》,1919年印,第183—195页,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81页。

⑧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转引自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层爱看电影、时尚杂志,追求健康生活和潮流打扮,形成了独特的都市审美趣味。出于时尚与健康的原因,“瘦腰”的观念逐渐被接受。

时尚杂志鼓吹瘦腰之美,“女子体态的美在轻盈,在活泼,而这种体态美的致命伤则在厚背粗腰,因为缺乏运动 exercise,背腰积了许多肥油 fat,筋肉颠顶,举止呆板,不但失却健康,而且看了讨厌”。此段文字虽然虽然是形容女子腰身,可是在编者按的部分却说“所含原理,男子也用得着”,^①可见此事已成为时人的共识。

民国时期,电影推动了西方时尚的涌入。“好莱坞的男女都喜欢瘦腰”,^②在环球影业电影《虎啸狮吼》的海报上,驯兽师虽身着上衣,但腰部紧束,毫无赘肉,面对凶狠扑来的猛虎,毫无惧色,举鞭对抗,昂扬之气油然而生。^③外有所好,华必趋之,洋派的瘦腰男子也成为中国电影海报时尚的主角。1925年,联合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劫后缘》海报中,出现了导演兼主演张慧冲的半身西装形象,没有传统缙绅那种肥腰大肚。^④1927年,华剧影片公司的《白芙蓉》和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桃李争春》海报则展现出男主角洋装全身侧面的影像,强调了腰线的内收。^⑤此外,《王氏四侠》(1928年)、《金钱之王》(1928)、《偷影摹形》(1929)、《一剪梅》(1931年)、《恋爱与义务》(1931)、《青年进行曲》(1937)、《马路天使》(1937年)等影片也在海报中展现了瘦腰西装男子的形象。

除电影外,时装服饰也表现出瘦腰的趋势。中国古代虽然也崇尚女性腰肢纤细,但是清代旗袍和现代旗袍相比,却属于平面剪裁,不注重凸显腰身弧度,而显得较为平直。随着西方服饰潮流的涌入,瘦腰也成为了服饰的潮流,“西洋女子的服装,胸部与臀部,特别宽松。腰部则束得很紧,颇能隐没全身摆动,而聚腰部特有的线条美于一处。所以西洋女子的腰部无有不灵活者也”。^⑥与此相类,立体剪裁的瘦腰西装成为男装流行的时尚。1946年夏装最流行的是“全部美式拷贝,三粒或二粒的单排扣,外贴袋,开领甚低,小圆角下摆,肩部并不垫高,上衣甚长,紧腰身,阔肩膀,样子自然十分潇洒”。^⑦

在《申报》“桂格麦片”广告插图中,带领少年运动的“大体育家”,仅着短衣,胸背肌肉发达,而腰部则坚实细瘦。^⑧这种形体也体现出了上海都市民众对于男性健美身材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中,随处可见肌肉发达、身材健挺的男性形象,一再告诫读者:身体是成功的本钱,没有强健的身体,“疾病缠身或精神疲弱,虽有高尚的学问不能求,以致于失业;虽有伟大的事业不能兴,以致于失败;虽有发财的机会不能就,以致于失业”。^⑨然而,由于丰富的物质和安定的环境,都市中的胖人不断增多,导致很多健康的问题。30年代初,林康云:

我们中国人的身体,大多数不是过瘦,就是太胖。瘦是体弱的表征,胖也不是健康的现象。

许多人以为胖便是健康,胖便是身体强壮之谓,那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需要的是充实丰满的肌肉,不是含多量脂肪质的肥肉。胖便是胖,完全不是强壮的意思。质言之,胖是一种病。^⑩

有论者引用“美国大都会寿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调查所得之报告”称“人之身腰之粗细与寿命之长短适成反比,凡身腰超过平均适当之粗度者,大都早死,适合平均适当之粗度者或更较细

① 晨曦《厚背粗腰奈何》,《生活》1929年第23号。

② 多父《瘦腰运动》,《亚洲影讯》1940年第39号。

③ 《申报》1933年6月13日,第7版。

④ 黄志伟《流光波影:1905—1966年电影海报集粹》,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⑤ 黄志伟《流光波影:1905—1966年电影海报集粹》,第31、30页。

⑥ 致中《摩登女郎好细腰》,《图文新型趣味综合图画周刊》1946年第3期。

⑦ 莫风《一九四六男西装》,《上海特写》1946年第7期。

⑧ 《申报》1933年6月18日,第10版。

⑨ 《申报》1927年3月3日,第1版。

⑩ 林康《苗条的身躯:你的身体可有过于肥胖吗》,《当代妇女》1931年第25期。

小者 则寿命较长”。^①

既然胖一不符合审美 二不符合健康 那么减肥就成了新的时尚。1921年,《申报》上开始出现以“减肥”为治疗目的的“瘦药”广告,其称“身体之过肥者,西医谓之肥胖病,又名脂肪过多症,既碍美观,又妨行动”,指出肥胖对于生活的影响。^②另一广告则直指肥胖容易染病,“肥胖过度不但有碍雅观,而且行动不便,易感疾患,西医谓之肥胖病,乃热血上充,若不医治,即成脑充血,世人患中风不遂者,皆属肥胖之人”。^③

运动减肥成为新的时尚。在1923年的“测步仪”广告中,有名“老圃”者认为肥胖和人的能力有关系,“人不可以肥,肥则皆窳不任事,前清大僚十之八九皆肥人,即十之八九皆颓废”,但是减肥药并不能真正治疗肥胖,“中华人喜服补药,愈补而愈肥,卒之满口皆痰液,满身皆脂肪,乃不可救药矣”,他推崇的是运动减肥之法,“治肥之法莫如运动,以运动治肥,莫如多走,西人言卫生者每日至少走八迈罗,华里二十有四”,为精确步数计,故推销测步仪一物。^④

更进一步,源自于西方的健身减肥观念也进入中国都市。现代健身运动由德国人尤金·山道于19世纪末创始,20世纪初在美国蓬勃发展并影响中国。中国健美事业的先驱赵竹光(1909—1991)20年代末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时就和同学一起创建了“沪江大学健美会”,毕业后进入商务印刷馆担任编辑工作,并自办健身房,每年夏秋学员达五六百人,8年间函授高达2000多人。此外,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精武体育会也开展了健身锻炼。1944年6月10日,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的“上海男子健美比赛”是中国第一次男子健美比赛。蓬勃发展的健美运动,使得健美书籍和健美期刊拥有了大量的读者。^⑤

赵竹光主编的《健与力》杂志特别重视对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欲断定一个人的体力与耐力,最重要的并不是臂部,而是背、腰、胸、臀、肩等部。在这些部分中,最重要的仍是腰背两部。阔而厚的胸围和粗大的腿部虽然是强大的体力之象征;但如背部和腰部的肌肉衰弱,胸、腰、臀等部纵能达至最完美的地步,仍不能有怎样强大的体力。”^⑥腰腹肌肉是其锻炼的重点,目的是要锻炼出倒三角的完美体形,该文附录了一些健美理想身材,皆胸肌壮大而腰腹紧缩。瘦腰成为了完美身体的标志。其理念和当代健身已经几乎没有差异了。

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军国民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强国强种”为号召开启了国家意志掌控个人身体的时代。鉴于近代国家对社会孱弱的控制力,其存在是虚位的。这些文章虽然发行遍及全国以及海内外,但是政治类同人报刊毕竟读者数量有限,其发声不过局限在文人群体中,并不能深入民间。文人的呼声哪怕再高昂,造成的社会影响依然微弱,实际转化的成果更是可怜。民国中叶以后,近代都市白领阶层不断膨胀,与大众传媒互相推动,逐渐形成都市文化的基础。宣扬瘦腰的大众传媒以地方媒体为主,专供城市白领阶层需要,无论是减肥、健身,还是电影,都能直接激起白领



图3 桂格麦片广告

① 本报编辑《身腰与寿命》,《保险界》1941年第16期。

② 《申报》1921年6月18日,第14版。

③ 《申报》1921年11月17日,第22版。

④ 《申报》1923年3月3日,第20版。

⑤ 杨世美《中国健美史略》,《成都体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⑥ 黄百旦《怎样增强你的体力——强健背腰两部的肌肉》,《健与力》1940年第3期。

阶层的共鸣。晚清之际,思想家们仅仅提出身体改造的观念,但改成什么样子却非常模糊,仅以“雄健”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而在民国的都市报刊中,“瘦腰”的观念成为白领阶层的共识,并有了具体形象,代表了一种新型身体观的形成。

四 从《新青年》到《红色中华》:瘦腰的阶级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新青年》杂志较早关注劳工的价值,期待发动劳工来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发表百多篇政论、报道和通信,报道中国劳工的生活状况。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开篇为蔡元培所题写的“劳工神圣”四字,介绍了美、英、日、德等各国工人状况,发表了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唐山、山西、江都、芜湖等处工人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着力书写了工人的困苦与羸弱。如南京的搬运伙子“实在是苦得很。住的是茅篷,龌龊极了。身上撕撕挂挂,没有件完全的衣服。面上污秽,像是没有水洗脸”。调查者评论道“南京的劳动界,实在是苦得不得了。若提他们这样辛辛苦苦的作工,目的也无非是藉着有个职业,糊糊口罢了。”^①唐山的工人住的房子“内容窄狭污秽,臭气蒸人,也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炕上的,讲究的猪窝,也比他好”。^②

与工人的困苦相对,工头的日子则好得多。上海香烟业的部长和监工“都是广东人,和总协理,非亲即故……三妻四妾的很多,他们的子弟,都有相当教育”。^③在长沙的报告中,调查者愤怒地控诉“劳动者为资本势力所屈服,完全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劳动者的生活,为资本家所操纵;生活压迫的工人,只求他的生命,不惜为资本家的牛马,他们状况,较农夫更为劳苦……城市习气,已极为奢侈,富商豪客,穷奢极欲,无所不至。奢侈的结果,是使生活增高,一面增加劳动者的痛苦,一面迫使劳动者竞趋于无人格的服役和伪诈。”^④

当然作者也没有把一切都归因于老板的压迫,也指出了工人思想的后进影响了他们人生的前途:

还有的今日赚着几文钱,就买点儿肉,打几两酒,香烟抽两枝,把那几文用得精光,再又牛一样的去做。这样的“辛苦赚钱快活用”的法子,倒也是一种的风味,连做贼的都望着他们叫“奈何”。若是有了疾病饥寒以外的事,也只好凭自己的命运罢了。^⑤

而“在我们国内,要称第一”的上海工业,“女工专门求表上的好看,男工专门求片时的快乐”,^⑥虽有一定的工人组织,亦不求思想上的进步。

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铅印大报。作为苏区最重要的报刊,《红色中华》肩负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任务。对比《新青年》与《红色中华》,两者在宣传阶级压迫上的手段有所不同。

其一,《新青年》虽然极言工人的困苦和资本家的奢华,但是并没有将其符号化,简单化,对各地工人和工人阶层内部皆有详细的分说。而《红色中华》则简单分成地主资本家和工农两类,取消了各类之间的复杂性。

其二,《新青年》诞生于中共建立之前,那时的工人并没有先进的政党所领导。故而各地的调查员对工人的某些不良行为,如奢、赌、嫖等亦有批判。而在《红色中华》时期,则以阶级评判道德,工农先天成为正义和道德完美的一方。

其三,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中共苏区叙事话语形成了这样的逻辑:胖是罪恶的,是资本家和

① 莫如《南京劳动状况》,《新青年》1920年5月1日第7卷第6号。

② 无我《唐山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③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④ 野《长沙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⑤ 莫如《南京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⑥ 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敌人的形象;瘦是善良的,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形象。胖瘦作为形体意义上的差异,也就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良善和政治意义上的分类。

鉴于苏区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漫画成了解说政策和理念的重要形式。而漫画中的人物形象也因为中共对其不同的定位而产生变形。如对于以压迫者形象出现的帝国主义,就是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①国内资本家的形象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红色中华》1934年“纪念‘五一’声中的华北工人斗争”专版中有漫画表现了红军战士和工人一同反抗资本家,持枪的红军战士和身披锁链的唐山工人腰部纤瘦,而资本家则脑满肠肥。^②

不仅作为阶级斗争对象的敌人被画成了痴肥的样子,就连革命内部的不良分子,也被描绘成了这样。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斗争”,在《红色中华》的宣传漫画中,贪污分子被画成了戴着红军帽却大腹便便的样子。^③

其后,又有多期刊登贪污分子的恶行,如郑茂德“这个无耻的小偷,他混入团内,在少共中央局当巡视员,屡次干偷窃的勾当。前两日在□□巡视工作,偷了县保卫局的骡子,把自己骑去的马卖了,赚了八块钱。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但是终于被发觉了。在严重警告之后,他不但没有纠正错误,而且在工作上表现极端怠工,现在少共中央局已经把他开除了”。当版口号为“开展广泛的反贪污斗争,肃清一切苏维埃的蠹贼”,^④并附有郑茂德的漫画,作为真实的人物郑茂德真实形象如何并不是画家关注的重点,其硕大的腹部则彰显了苏区民众对于贪污和贪吃者的艺术想象。



图4 《红色中华》刊登的漫画

1934年,万太县发生群众逃跑事件,引起中央重视,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刊登《人民委员会为万太群众逃跑问题给万太县苏主席团的指示信》,附有漫画,上有一个戴着红军帽的万太官僚,肥硕的大腿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暗示官僚主义者往往也秉性贪婪。^⑤

《红色中华》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和逻辑也影响到了其后的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中,韶华的小说《石碾》中写到一个佃农“爹”枯瘦的身材,与地主“三爷”的肥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指出三爷的肥胖就是吸去了爹和其亲属的血汗所致:

爹和饥饿纠缠了一生,到头来,只剩了一身枯瘦的骨头,被饥饿连皮带骨的蚕食了。

但是,三爷却永远是年青的,肥胖的,脸上油光闪闪的。

.....

三爷的肥胖,就是吸去了死人的血液。爹的血,是被他吸尽了。妻子的血,自己的血,孩子们的血,都被三爷吸去了,他们已经在死的边线上,无力的爬着……像一条蛇,不死,也得脱去一层皮……^⑥

胡青坡的报告文学《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犬”》中塑造了一个汉奸“和知事”的形象,此人是“威

① 《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4日,第1版。

② 《红色中华》1934年4月12日,第4版。

③ 《红色中华》1933年12月5日,第1版。

④ 《红色中华》1933年12月11日,第3版。

⑤ 《红色中华》1934年4月10日,第3版。

⑥ 韶华《石碾》转引自中共晋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编《晋鲁豫文学作品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7页。

县流氓的总头子,荒淫无道的老痞棍,威县地主们的打手,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犬”他“夏天里,穿一件贵重的绸大褂,站在衙门口前,鼓起孕妇般的肚子……有时也穿汉奸制服,戴瓜皮军帽,鼓着肚子站起来,恰像五千倍的显微镜下的枣核”。^①

结 论

近代西学东渐大潮,涌来的不仅是学术体系,还有众多的时尚潮流以及审美观念。西学东渐主要依靠的是书籍出版物,而时尚与审美则借助于大众媒介。书籍出版物以文字的形式,适合传达更加深邃严密体系化的学术知识,但是在引领时尚上则力有不逮。展现古人“粗腰”形象的更多是一些绣像小说和石印画报,非为正统的学者文章。而在晚清军国民运动时期,先行者虽一再鼓吹要强健身民,但是究竟怎样的体形是强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明确的认识。民国都市文化兴盛以后,通过视频和摄影的技术手段,大量的电影、时尚画报才把“瘦腰”的形象以健美的形式展现出来,让民众,至少是那些衣食无忧甚至身有赘肉的都市白领以及资本家明确了自己追寻的目标。然而,在中共的革命报刊中,已经写实的形体审美掺杂了阶级因素,再次虚化。资本家和地主在漫画中变成了肥腰大腹的形象,农民则都是瘦腰体弱的形象。漫画家只关注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反映阶级对立,而不在意都市中资本家并非都是胖人,有很多因健身或者注重保养而腹平腰瘦。

这其实反映了三种不同的话语逻辑和报刊体系:1. 军国民运动和近代学校体操教育主要依靠的是同人报刊,把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作为对象,以富国强兵为旨归;2. 以电影、时尚报刊为载体的健身运动等都市文化把城市中产白领为对象,以健康潮流为旨归;3. 中共通过革命报刊将国民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地主资本家是打倒的对象,而工农则是依靠的对象,以阶级或阶层斗争为旨归。虽然三者的对象与旨归皆有不同,但最后都是指向了“瘦腰”的结果。

(责任编辑:杜 倩)

^① 胡青坡《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犬”》,转引自冀南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文艺组编《晋南文学作品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Principle–Power Interaction and Essence–Function Dichotomy: Explor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view in Mid–and Late Qing

DUAN Lian

The Chinese worldview that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avenly Principle and ideologically predominant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 collapsed in the mid–and late Qing. Variegated Qing scholar–officials' 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inciple–power relation contributed to this change. Leading scholars and thinker–politicians inspiringly extended the theoretico–practical dimension of *principle* and *power*, as well as shaping the worldview of educated people. The inflexible *principle* was gradually replaced with the pragmatic logos. In other words, the Confucian value and its institutional epitomes were melting into expediency and pragmatism. It thus might be said that the ingrowth intellectual pluralism of the day was actually a mission creatively remold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view. Therein lay a catalyst fo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next decades.

Thin Waist: Mass Media, Political Act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Body Aesthetic

XU Jing – bo

Waist is the axis of the human body. In modern China, the aesthetic about men's waist shape also reflected the constantly "thin" trend. Big belly was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eauty of men. After Opium War,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ers who was more aware of physical exercise came into China. In the Army National Movement, many people wanted to save the country by the innovation of the people's body. Big abdomen became negative. Later, the discussion about thin waist had two trends. On the one h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films, health concepts and body–building sports led the body aesthetic fashion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the CCP, "obesity" was equivalent to the rich, becoming the object of struggle, and thus the body shape also ha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ner–Party Campaign and Factional Struggle: The Election of the KMT's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in the Works of his Own Eyes

CHENG Hwei – shing

On the eve of victor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Kuomintang held its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in Chongqing, the wartime capital. Jiang Jieshi, the supreme leader of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 hoped to unite the whole Party,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win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r. This article mainly based on Jiang Jieshi's Diary, the short manuscript of Jiang Zhongzheng's Archives and other relevant diaries and memoirs of many important fig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Reappearance of KMT fa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meeting of conspiracy and various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lso focused on Jiang Jieshi's expectations of the convening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However,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not only failed to achieve Jiang Jieshi's expected purpose, but also further expanded the inner–party contradictions, and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Kuomintang losing its mainland power a few years later.

China in the other's Eyes: Epste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U Feng – hua, YANG Yan

Israel Epstein was an important foreign expert in the State Bureau of Foreign Experts of the PRC. His special experience in China helped him to have a vivid and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o have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thus forming a unique set of propaganda ideas. He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Construction*, which was an important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 Under the harsher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e broke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public opin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pread the real situation of New China to the whole world. As a "other", Epstein's description of China was more objective and credible to foreigners, and it's helpful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PC. Later, he joined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CPC, completed the magnificen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ther" to "ourselves", and proved what he propagandized with his own practical actions.